

謝謝我的跨性別學生，和他們的家長

李佩珊 現場教師 / 國立中山大學教育研究所博士生

我作生涯裡的第一位跨性別學生，是在我完全沒有心理準備時出現的。

那時候，臺灣連「同性戀」議題都還非常生冷與缺乏討論，我們學校邀請陳俊志導演來放「美麗少年」紀錄片，已經算是少數開先鋒的中學。猶記得當時的輔導主任在研習開場前一臉焦慮，不過，結束後大家都應該有開啟性別之眼。

後來，同志議題開始廣被討論，同志學生也紛紛現身。不過，「跨性別」議題對我來說仍然非常陌生，陌生到當我檢視自己過往所有的學生輔導專業訓練時，完完全全沒有任何跨性別學生的輔導案例跟輔導策略相關學習。

某次，帶著一群學生參加活動，期間有數次提醒他們要把握時間去上廁所。那時，發現有位同學從頭到尾都負責幫大家顧東西，我忍不住提醒他要懂得自我照顧。身旁的同學聽到，忍不住幫他說話：「老師，他從來不在外面上廁所，也完全不會在學校上廁所喔！」我睜大眼睛，感覺此事必有蹊蹺。經過一番懇談後，我才了解，對這位同學來說，進入他所不認同性別的廁所，等於抹滅他的自我認同。因此，在無法現身、也不敢爭取改變環境的狀況下，忍耐且不去上廁所，是他覺得最佳的自我照顧。

這位學生的自我坦露讓我心情很是複雜，一方面慚愧於自己對跨性別者的內外處境缺乏了解，一方面心疼於這個學生的壓力與壓抑。而且，我清楚認知到，即使能夠用心地坐在諮商室聆聽他的痛苦，也無法改變他糟糕的處境。這種無能為力的感覺使我如坐針氈，單單反省自己所學之侷限，尚不能夠協助這學生。我努力尋找並翻查當時為數不多的文獻，覺得必須要有所行動。

我的行動是，找機會跟總務主任聊天，給他看性別友善廁所的報導，跟他訴學生的需要。然後找機會跟校長聊天（步驟同前所述）。一次，一次，又一次。不放棄。於是，我們學校就有了性別友善廁所。

工作多年下來，接觸到越來越多跨性別學生，發現多數的學生都很孤單，很少有夥伴可以討論分享。因此，2014年曾愷芯老師剛換新身分證的暑假，我們邀請她到高雄市跟老師們座談，希望讓更多老師知道跨性別學生的需要。印象很深刻的是，曾老師不喜歡別人稱她是「跨性別」，她覺得自己「本來就是女生」，變性才能讓她做真正的自己。她比較喜歡「性別不分」或「性別不安」之說法。

近幾年，與跨性別學生工作時，我比較著重於他們的社會資源建構，尤其是家長溝通和爭取家庭支持。畢竟，學生們需要仰仗家人的養育照顧，更渴望家人的了解支持，許多學生在「考慮家人」和「活出自己」之間痛苦掙扎。這時候，如果學校能夠提供專業與具體的支持，或許能夠協助這些學生撐出一些成長的空間，甚至有機會大大改變其處境。

因此，我想與同樣身為教師或輔導老師的教育現場夥伴們一些建議：

一、打開性別之眼，認識跨性別

有許多跨性別學生原本以為自己是同性戀，直到他們能信任並與我討論到轉換性別的渴望時，才重新認識到自己的跨性別認同。因此，輔導人員必須先覺察並檢視自己的性別平等觀念，必須充分瞭

解「性別特質」、「性別認同」與「性傾向」之差異。如果輔導人員抗拒了解多元性別，或者認為只有「男女」與「兩性」之性別二分，那當然看不見也無法體會跨性別之處境。如果再加上「扮裝」或「易服」等，大概已經頭昏轉向。要先能「看見」多元性別的學生，才能夠成為陪伴他們走一段路的人。

二、善於連結資源，找到好幫手

跨性別議題有其醫學與心理學之專業，跨性別兒童及青少年身心發展更有其特殊的輔導需求。因此，學校輔導人員必須有對應之專業進修，了解跨性別學生的身心特質、發展議題和輔導策略，並能透過案例研討來知悉具體的作法。具體建議，學校輔導室的資源網絡當中，必須納入多元性別的資源。我曾經與同志諮詢熱線南部辦公室的志工夥伴合作，邀請跨性別者及其親人與我的跨性別學生和家長面對面談話。那種「你不孤單」的普同感，對孩子和家長提供很大的支持。未來，我也會期待能建立友善醫療名單，減少學生及家長到處嘗試與碰壁的經驗。

三、輔導除了有心，更要有耐心

學生輔導工作的成效本非一蹴可幾，而跨性別學生輔導涉及範圍更廣。輔導人員要視不同學生需要來進行評估，並且依照不同進程，與學生或其重要他人工作。舉例而言：（一）學生內在的議題可能包括：「我是誰？」、「我為何跟別人不一樣？」、「我這樣正常嗎？」；（二）家人是否更夠了解或支持；（三）同儕友伴的異樣眼光、排擠或霸凌；（四）生活環境當中的服裝或廁所等等。

最後，我想分享一個小故事，故事中勇敢的主角及其家長，是激勵我寫下這篇文章的推手。

曾經，我花了很多時間協助這位跨性別孩子跟家長溝通。孩子滿 18 歲了，他對自己的性別身分有了更具體的想法，但是雙親並非都能夠了解支持。孩子現身跟父母爭取性別轉換，造成親子關係很大的衝擊。

有一天，孩子忍無可忍，一口氣把自己從小開始的苦痛，一股腦地跟我哭著。他不能理解家長為何無法體會他的痛、他的苦，而只是一直勸說他轉念。基於過去經驗，我猜想家長也十分苦惱。於是，我撥了通電話，傾聽家長的苦惱，知道家長的憂心，然後針對他們的疑慮，一一加以說明跟解釋，提供家長可用資源和具體建議。我知道，家長所有擔憂的背後理由都是「愛」；而基於「愛」的立場，一定有可以走的出路。

那天晚上，收到家長的訊息，他們跟孩子好好深談了一晚，有良好的溝通。

隔天，我探問孩子的狀況。孩子咕噥了一下，昨天哭得太用力了，所以頭很痛。然後，他用充滿鼻音的含糊語調，跟我說：「老師，謝謝你。」我聽了忍不住鼻酸，知道他好不容易過了這關。

然後，孩子也跟我抱怨：「我們的校服（運動服）為何女生是紅色？男生是藍色？」「用顏色來分性別這件事，讓我從高一進來就很痛苦。」「希望學校可以改變校服的性別二分法，如果我這屆不能改變，也希望可以讓以後的學弟妹不會經驗到我的痛苦。」

其實，聽到孩子說這些話，我心情很複雜：認同他的批評見解，同理他的痛苦，反省自己對於舊規則的顛覆，開心於他的正義感。

經過一週的反省，為師的我，深深覺得應該要有所改變。

從哪裡開始改變呢？就從制服開始吧！

家長支持我的想法，說：「如果改變外在服裝，能讓他覺得更能做自己，我們都支持。」

合作許久的導師對於學生要穿哪種制服沒有意見，只說：「忍耐這麼久，真是辛苦他了」。

原本我最擔心教官的意見，但是教官聽到「跨性別」三個字，連學生名字都還沒有問，就說：「好」！然後跟我分享之前在別校的男跨女學生的服儀處理經驗。（感謝每一個曾經現身的學生，幫助更多的師長認識你們）

學務主任熱心地提供以前校友捐贈的舊衣。

學生拿到衣服之後，講話速度快轉1.5倍，聲音高了3度，眼神炯炯發光，整個人都神采奕奕起來。他捧著衣服，蹦蹦跳跳地止不住喜悅。

我們決定好要選定某一天，學生穿著他所期待性別的校服來學校。

那日晨起，看到他凌晨五點多傳來訊息：「今天是最想去學校的一天。」

第一節課，我借用導師的課進行入班宣導。中午的時候，班上有些好奇的同學跟他討論性別認同的成長故事。他很開心，可以跟別人說說真正的自己。

午休後他來找我，拍了一張紀念合照。

接著，這學生開始協助我檢視學校的性別友善廁所，然後跟我說：「這裡的性別友善廁所沒有做的很好，還是很像男女廁，會覺得好像有分」然後跟我分享了他腦袋裡的各種規劃，包括想要推動學校運動服的改革。而且，因為可以自在做自己，他對自己人生的規劃更為健康、有方向。

現在的我有很深刻的體會，輔導跨性別學生時，需要有很清晰的性別平等教育概念、相關資源、跟系統工作和溝通的能力（包括家長、導師、同學等），也需要有醫療資源和資訊的後盾。

謝謝我的學生和他們的家長，教會我這麼多。

真的很開心，我們「跨」出了這一步。♥

參考資料

李佩珊（民 107）。謝謝我的跨性別學生，和他們的家長。性別平等教育季刊，85，118-121。